

话说

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刘宗琴善演长篇大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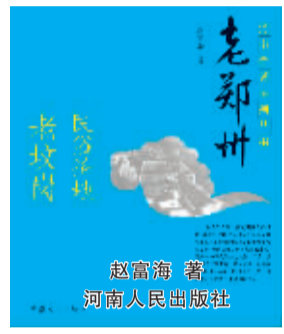
1954年，刘宗琴参加了河南省曲艺团之后，她如虎添翼，演唱技艺更加精湛。1957年参加河南省首届曲艺、木偶、皮影汇演，一曲河南坠子《李逵夺鱼》艺惊四座，夺取演出、演员双项优秀奖，捧走两面锦旗。1958年她随河南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在名家荟萃、群芳争艳的盛大艺术交流活动中，她演唱的坠子新书《女状元》又被评为优秀节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曲代会。后被推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协河南分会副主席、河南省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刘宗琴善演长篇大书，而大书则要求演员在口齿、声调、语气、节奏、用语等多方面有过硬的技巧。常言说：“七分说，三分唱。”几十年的磨砺，刘宗琴的说表功力精深，在叙述故事时已达到“说忠臣负屈冤，铁心肠也须泪下；言两军对阵，令雄夫壮志”的境地。一部《杨家将》她唱了40年，这40年也是她历经沧桑、呕心沥血改革创新的过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就和曲艺界名人王镇南、冯金昌等切磋书词、曲腔。进入20世纪80年代，观众审美情趣日益提高，刘宗琴要让大书艺术和上时代节拍，使其说唱的《杨家将》更趋完美，她除在书词上斟字酌句、提炼增色，在唱腔上也苦心揣摩。

在《砸御匾》中，谢金吾夸官路经天波杨府，扒了杨家的牌坊，砸了杨家的匾，被杨排风痛打一顿之后，谢金吾要上金殿参“御状”的一段唱仅十六句词，刘宗琴就用“中

路坠子”、“乔派坠子”、“河洛大鼓”三种不同风格的唱腔巧妙融合，把谢金吾恼、羞、烦、躁、刁、钻、恶、毒的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当宋真宗赵恒宠信奸佞、准备斩忠良余太君时，忠臣寇准上殿保本，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奉劝皇上赦免余太君的大段唱腔，则又把曲剧“银扭丝”、豫剧“二八”板化进坠子声腔，采用掏板、闪板、垛板、抢板等各种板式，把一个两代元老、智广谋深、对皇上赤胆忠心又敢于直言谏君的治国老英雄刻画得栩栩如生。又如，当唱到赵恒传旨把余太君绑赴法场，老太君高喊一声“苍天……我冤枉”的一段唱腔，她则用散板起腔，内加寒韵，悲壮激愤，如泣如诉，一曲唱完观众含泪喝彩。为改好《砸御匾》，刘宗琴搜索枯肠；为说好《大红袍》，她绞尽脑汁。而今，这些曲(书)目已录制成盒式带畅销发行，并已成书多次出版。

1985年刘宗琴退休了，但这位两鬓银霜的曲坛老将，虽近花甲，仍壮心不已，在家中，心在曲坛。除在河南省曲艺团培养学生外，还往返于省内各市(地)，对各种不同的学习班、曲艺学校进行教学指导。1987年，她应聘前往天津北方曲艺学校任教，深夜不寐编写教材，黎明即起潜心教唱。她一腔一字、一招一式从严执教，又希望学生广采博取吸收融会，结合自身条件练出人民喜爱的艺术。她的学生陈梅生、李爱红、徐兰香孜孜不倦、刻苦学习，在毕业汇报演出《砸御匾》时，掌声不绝。该校师生夸赞说：“河南老师刘宗琴，精心传艺到津门，喜看名师出高徒，中路坠子有新军！”



赵富海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1

白领

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严立达主动向岳父罗湛交了自己的问题

研究院礼堂里正在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老院长罗湛也来参加。严立达见到岳父，心里微微忐忑，他想好了要和岳父谈一谈。

会后罗湛和严立达来到小花园，在长椅上坐下。“立达，你有什么话就说说吧，不必这么为难。”“爸，你太了解我了，我的一切都会逃不过你的眼睛，真的，我确实觉得有点儿为难。”“工作上的事吗？”“不，不是。”“私事？”严立达点点头。“那你说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实事求是。”

严立达一咬牙：“那好吧，是这样，桂阿姨和罗想说了一些话，是关于我的，说我和一个女人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和您说了？”罗湛望着严立达，不作任何表示。“我想告诉您，是有那么一个女人。”罗湛微微一惊，但脸上仍然毫无表情。

“是个什么人？”罗湛简短地问。“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妹妹。这个女孩儿，不，现在可不是女孩儿了，她的丈夫是做生意的，生活很优越，有个儿子，可能因为她不工作，一天到晚没事干，有时候就给我打打电话，聊聊天……”

“接着说。”“我和小想的情况您是最了解的，从当初我怎么追求她，到后来结婚，再到现在……不管别的人有什么想法，也不管别人说些什么，我只想和您说一句话，我没有做对不起小想的事，绝对没有！我希望您能相信我。”

“完了？”罗湛问，严立达点点头，“那好，立达，那我问你一句话，希望你能说实话。你和小想，你们俩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严立达有些犹豫。“说得痛快点儿，我想知道

你们的婚姻能不能维持到底？你的脑子里有没有过离婚的念头？”罗湛干脆直接问。

“没有，绝对没有。”

罗湛沉吟道：“其实我早就想和你聊聊，你看咱们俩的关系，我当过你的老师，也当过你的领导，又是你的岳父，而且咱们两个人还有一层关系……”严立达不明白还有什么。“我和你都是男人。我现在和你说话就是男人对男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停顿，“知道男人对女人的感觉，特别是和雅丽结婚以后，我更有感触了。”严立达默默听着。“小想这个孩子，她的性情我是了解的，她脑子聪明，有能力，有很多优点……”严立达立刻说：“是，她比我强。”

“不，我可不是要表扬我的女儿，恰恰相反，我是要说她那个脾气，说实话，我知道有时候你是会受些委屈的……”

“不，没有。”“这就不要否认了，我这个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你非常爱她，我说的没错吧。”“没错。”

“但是我也知道，现在你对她的感情不可能还和那个时候一样。”严立达无言。“你告诉我，你对她的那份感情是不是还在，你说实话。”严立达沉思片刻：“我对罗是有感情的。爸，我可以用一切来保证，我没有对不起罗想。”

“但是，诱惑总是有的……”罗湛说。严立达感到有些艰难：“是，是有诱惑。”

罗湛拍了拍他的手：“你很诚实，孩子，就冲你这样的态度，我投你的信任票。”说着他从椅子上站起身，“不多说了，你是成熟的男人了，我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

严立达用力地点点头。

11



万方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刑事

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魏大若扫除了对自己行动的怀疑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几乎已经失去信心的魏大若，在见到江士勇从刘垭的别墅出来之后，用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如果刘垭真的坦然，他就不可能找江士勇，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刘垭找江士勇是一个败招。柯道烽这个人率性，但每每盯住一个问题，盯住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能找到其最为本质的地方。柯道烽说刘垭要出差，肯定是在他的聪明上。刘垭找江士勇就是被聪明误的典型表现。原本怀疑自己这次花如此大的气力，乔装打扮观察刘垭是真瘫痪还是假瘫痪是否值得。江士勇这个时候在江南别墅出现，使魏大若扫除了对自己行动的怀疑。

保安甲神秘地说：“上一周我去上海陪我母亲去看病了，我就看见那辆宝马车了。”

“上海就没有宝马车啊？”保安乙抓住保安甲不放。

保安甲没再理会保安乙，接着说：“宝马车刚停下来，我就看见司机下车开了门，也就是那个老板的小舅子，接着从车上下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每天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大款……”

保安甲的话使大家哄笑起来。

“笑什么笑？”保安甲低声地说着，“我听延江的一个朋友说起过，外面在传说江南别墅里这个大款不会走路是装出来的……我注意好长一段时间了，那辆宝马车，总是星期五晚上进来，一会儿就离开，一直等到星期一早晨才回来。”保安甲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不假，强调说，“以前我在部队就会开车，我们司令部大院里有一辆和别墅里大款一个模样的宝马车，有感情，就格外注意……”



春风文艺出版社

保安人员议论的话，一句不漏传进了王大刚的耳朵里，他的心里一怔，怎么自己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有发现那辆宝马车进出的规律呢？

王大刚悄悄地离开了食堂。

天齐斩斩的黑了下来。从江南别墅里悄然无声地行驶出一辆宝马车来。

在别墅对面的一家电话超市里，王大刚正拨打着电话，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辆朝上海方向高速公路行驶的宝马车。

“我是大若，老孔，帮个忙。”魏大若在与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一位同学通着话。

“检查一辆白色宝马车……车号为江 D5888……对，把车上人今晚的全部活动记录下来，做详细记录……另外，这件事除了你之外，别人暂时不需要知道……再见！”

魏大若也不明白，刘垭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导演了一场瘫痪戏，怎么就轻易的要自己毁灭掉呢？毁灭？或许不对。刘垭也绝对不想毁灭，那是太过于自信？最危险的选择，是最安全的选择？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简单的选择，是另外一个人花一辈子都无法解开的扣。譬如刘垭每周五的上海之行。魏大若只能用事物的互为因果来理解刘垭的行为。

远远近近的灯光，使城市的夜晚亮如白昼。宝马车早已经消失在视线之中了。光怪陆离的城市，所见的美好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肮脏和龌龊。魏大若就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是林子里的啄木鸟。唯有不同的是，他不愿意一辈子都做清洁工，做啄木鸟。如果可能，他想早点离开这样的工作。而魏大若认为的可能，只能是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座城市，不再产生垃圾，林子里不再有危害树木生长的害虫。

11

都市

言情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李伟提议带我出去兜兜风

终于到家了，门缝里透出了一丝橘红色的灯光。我知道李伟回来了，一点温暖，一点希望，又在心中泛起。

我坚决不让阿香陪我进屋，正推搡时，李伟开了门，一股浓烈的烟味迎面涌来。他又抽烟了！

阿香见李伟来了，赶紧转身走了，一语不发。李伟伸手想握我的手，我用力一拨，拨掉了，径自飘飘忽忽进了屋，直飘到床边，直直躺倒在床上，一语不发。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尽管我堵得喉管发痛，心口生疼。

他坐在我身边一语不发，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我的头发，那么轻那么柔，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停不歇。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一滴一滴一串，像泉水一样流淌。

就这样，我静静地流了一夜泪。

他只有坐在我身边守着，快到天亮时，实在累了，他趴在床头睡了。

第四天的清晨，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李伟还是趴在床头睡。

他的头枕在我的臂上，我的手臂是湿的，掌心也是湿的，是泪水，是这个曾被民工打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声不吭一滴泪不流的男人的泪。

我看到了他的肩膀他的背，是那样的委顿，一股怜悯之情涌上我的心，这毕竟是我深爱的和我一起生活了五六年的男人啊，我抽出一只手搂住了他。李伟抱紧了我。

冲了凉，吃过早饭，李伟说：“你不要闷在家里，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我点了点头。李伟低头拿车钥匙，要下

楼开车。

我想起了他的那辆白色桑塔纳，还记得那次他带我出去。他让我坐在前排的司机副座上，然后，打开了冷气，一会儿一股凉丝丝的冷风，吹去了车内的闷热，清爽。他把音响打开，一阵强劲的的士高音乐灌满了车厢。我的心为之一振，兴奋得似乎要飞起来。

他把车开得飞快，然后又把车窗打开，呼呼作响的海风，荡涤着我们的头发、脸颊和衣服，清爽痛快极了。我们高兴地哈哈大笑，对着迎面吹来的海风“嗷嗷”大叫，如同两个孩子。

可是，现在想到那时的兴奋，就觉得真是一种嘲讽，因为这一切都是靠了另一个女人得来的。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无能至极。

想到此，我拉住了李伟的衣袖，张嘴想说“不”，可是张了两次嘴，也只有气，没有声。

李伟望着我，眼睛中闪出一种异样的神情。

我只有摇头，并指了指停靠在廊檐下的自行车。

李伟骑车，我坐在车的后座上。微微的风拂来，我贴到他

背上，那种依赖的小鸟依人的幸福感又回到我心中。李伟蹬着车穿行在海口的大街小巷中。

以前没有车的时候，有空的夜晚，李伟就会骑车带着我在海口的街面上，或海滨道上逛悠悠看风景，看夜色。

那时候海口色彩黯淡，像一幅笼着氤氲之气的山水画。陈年旧日的墙上面长满了苔藓和杂草，狗尾草，斑斑驳驳。木料架的老楼，由于风吹日晒，日得发黑，摇摇晃晃的，似乎风一吹就要歪倒。不知哪个年代的青石板路不知被多少人践踏过，已经变得坑坑洼洼，一个一个的坑中积满了水。

海口的潮湿中有一种宁静的味道，恋人们都喜欢这种味道。

63